

北站^的无名花

□朱明东



《娇艳凝香远，蝶舞醉风姿》 中国画 荆桂秋

晨起散步，不知不觉又逛到了哈尔滨地铁北站。

北站刚建时，曾和妻子在北站广场骑共享单车锻炼。可共享单车故障频发，遂改成散步。北站广场的步道很适合散步。步道旁除了有葱葱郁郁的草木，不时闪出各色无名花。广场大花坛里的花儿，我是能叫出几种名来的，可这步道旁的花儿，却属天然生长且有芳无名。

早年，母亲曾培育过几盆花草，后来常有新品添进来，名儿我都能叫得出，而对户外的那些无名花却很少关注。年过半百，感悟渐增，深切体会到这些遍及路边、田埂、角落里顽强生长的无名花有多么不易，它们能在艰苦环境下开那么美的花真是难能可贵。每每看见它们，我就喜不自禁。瞧，这步道旁的无名花或红或粉或蓝或黄，朵朵清新淡雅，落落大方。红的花儿在草丛中最惹眼，坚实的花瓣托举三五滴露珠；粉的花儿似有一层粉雾缭绕，在绿植中中娇羞不语，让人心生爱怜；蓝的花儿最会藏，藏得低调自然，优雅的花顶上缀着细腻的粉，手一碰花粉就碎了一丛；那黄的花儿呢，它们往往攒成团，躲在草里向你调皮地眨着眼；要说素丽的，还属洁白的花儿，瓣儿如雪，蕊儿金黄，风儿一吹就摇摇摆摆摆唱歌。

这些无名的花儿，真像旧去时光里没说透的念想。父亲生前曾说哈尔滨的夏天最美，不用人栽种都能开出好多叫不出名的花。当年，他老人家知我在北站附近买了房，一个劲儿地夸我有眼光。多么期望退休后陪父亲同回故乡住这房子啊，可我终未能等到这一天。无名花啊，你的美咋忽然让我徒增些许哀伤？父亲啊，你若在，我们一同欣赏这些无名花该多好！无名花啊，你们能懂我的心思吗？若是懂，你们就一朵朵地把这北站装点成大片的美景吧。

无名花是早年的梦，也是现实的灯。它们生来质朴安然，悄然芬芳不事张扬。步道旁的这些无名花多挨着丁香树开，丁香是园艺工老周栽的。入夏后，已退休的老周常来这里，给这些丁香树修剪枝丫。他真的留恋这份职业，宁当义工也要再尽一份心。这些丁香，原是他没退休时，采纳了我的意见，向园艺公司领导申请栽种的。春有栽种，夏有定型，秋有补养，冬有呵护。那把修剪的大剪刀不时在老周

的手中发出“咔嚓”的清响。一株丁香被夜雨打歪了，他小心扶正，用脚将根部的土踩实。那细心劲儿，好像在哄一个哭闹的孩子。

无名花原本有名，只因普通才少有人记得它们的名。若你用心观赏，你就会发现，原来它们与名花一样鲜艳。北站客流密集，出租车常在此扎堆，交警的疏导压力越来越大。晴天一身汗，雨天一身水，隐了真姓名，美成一朵花。我不知他们的名和姓，但他们与那些无名花有着同样的品质。没错，很少有人问及无名花的名，可人们总能嗅到它们自带的香。时光荏苒，它们正用一场润物细无声般的付出，把老百姓的生活衬得亮堂堂。平时，北站罕见环卫工。今天来得早，我终于见到了一位中年环卫工。他正拿着一把磨没了梢的大扫帚一下一下用力扫着步道。扫帚舞起的弧线，与绿植丛中一众盛开的无名花融成一道最美的风景。原来，真正的美，是悄然奉献和无声给予啊。我是北站的常客。在北站结识了几个群体，我记不全他们的名字，但我知道他们和无名花们一样，都有着最朴素最纯洁的美。

无名的美，无名的香，与生俱来，生生不息。常乘地铁去江南，不知不觉与地铁站的工作人员混了个脸熟。他们从繁重的岗位下班后，常来步道上晒太阳，也顺便看看这些可爱的无名花。不期然间，无名花变得灿烂活泼起来。轻风一过，它们就晃成闲适的秧歌队员，纷纷扭起了最实在的大秧歌。我和妻子说，要能在这里搞一场大型秧歌演出多好啊。咱们老百姓追求的热闹就该像这些花儿一样接地气。无名花的美贵在喜闻乐见。老百姓的娱乐，其实越淳朴健康，越容易开怀。

母亲在世时教诲，人要像花儿一样，活着就该舒展，哪怕长在石缝里也要开花。我对母亲的这句话深以为然。定居北站附近后，很是关心身边的公益事，见其有不足处就拨打市政热线反映问题。因此，难免有陌生电话打到手机上，寻根问底的算好的，有时还伴有谩骂和威胁。妻子劝我少管闲事，图个啥？可是，我这朵好管闲事的无名花总不能光露蕊不散香啊。

北站的无名花正默默吐芳。我相信，只要它们绽放，这个世界就不会缺少真正的美。



《林都晨曲》中国画 186×97cm 吴龙春

善意

□安石榴

我们去广州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，住在快捷宾馆，客房服务员是个看起来六十岁左右的男人，和我们的年龄相当。他身量不小，脸也像是北方人，猜他是个远离家乡的打工仔。

我们早出晚归，不需要他天天打扫房间，如果有需求再找他。跟他如此约定的时候，他高高高兴兴答应了，听口音确实是北方人。我们从他那里取当天免费的矿泉水，他常常多给一两瓶。也并不多说什么，只是笑吟吟的。我们不是总能见到他，但只要见到，他就笑吟吟的。干活与干活也不一样，有的人总是挂着脸，不高兴的样子。我曾经在超市遇到一个保洁员，中年女性，一副赌气冒烟的架势。你当然并不介意，或者揣测她可能恰巧挺麻烦的。心里也有另一个想法，如果一个人在工作中找不到乐趣，或者干脆说找不到一种平静、平衡，那么他的工作就尤其累人。这位客房服务员正好提供了一个佐证。他做着一份平凡的工作，但并不厌烦。看起来他对这个谋生的手段没有意见或者怨怼。尊重自己的工作，也是自尊的一种吧？

广州的天气，东北人很遭罪，只好不停地喝水。不仅在宾馆，出门在外也是。有一次我偶然想起，遇见客房服务员的时候，见他的小推车上挂着一个专门装空瓶子的袋子。这时候正巧我们在回宾馆的地铁上，于是突发奇想，就建议丈夫，这次我们手中的空瓶子不扔垃圾桶了，反正地铁站挨着宾馆，直接带回去，摆在电视下面的长柜子底下。那里已经有了一些空瓶子，除了免费水瓶子，还有我们从外面买回来的各种饮料瓶子，一概整整齐齐地排在那里。等我们要走的那天，已经排了好几排了，看起来颇有点儿阵仗，还因为整齐所以一点儿也不难看。

我们退房的时候，也是巧了，在走廊遇到客房服务员。我们跟他道别，他笑吟吟回应，然后就进了我们的房间去打扫。

电梯间不远，也就是五六米处。我们进电梯转过身按下行键，等电梯门慢慢合上，这之间并没有多少时间，也就一瞬间。但就在这一瞬间，见那个与我们同龄的客房服务员，从房间急急地出来，面朝着我们。我看得很清楚，他的表情不仅仅是平时的笑吟吟，简直有一种惊喜。我猜他看到了那几排空瓶子。我还猜他并不是因为获得了几十个空瓶子而惊喜，而是他知道我们专门为他保留了空瓶子。这与经济价值没有一丝关系，任谁都明白那根本不值钱。他秒懂我们的善意，又能立刻反馈。多好的人啊！于是，我们隔着五六米远，在电梯门开合之间，会心地笑了。

骑行路上

□廉世广

退休后，我喜欢上了骑行。每个周末，我都会穿上骑行服，戴上头盔，跨上那辆捷安特山地车，穿梭在城市与乡村之间。我这样做，一来是为了锻炼身体，二来是为了打发那些无聊的时光。

那是个晴朗的星期天，我像往常一样骑行在乡村小路上。九月的阳光温柔地洒在金黄的稻田上，空气中弥漫着稻谷成熟的香气。骑过一个小土坡，我看见路边站着一个农民模样的人，五十岁上下，皮肤黝黑，皱纹里夹着泥土，手里拎着一个透明塑料袋，里面有小鱼在扑腾。

我刹住车，一脚支在地上，问：“老乡，在哪里抓的鱼呀？”

农民抬起头，说：“在自家稻田里抓的。”我凑近看，塑料袋里的十几条手指长的小鱼活蹦乱跳，溅起的水珠在阳光下闪闪发亮。

“这得有二斤多吧？”我问。“差不多吧。”农民晃了晃塑料袋。

我说：“卖给我吧，多少钱？”在城里，是买不到这么新鲜的野生鱼的。农民挠了挠脑袋，说：“你想吃就拿去吧，自家田里的，不值啥钱。”

“那怎么好意思”，我坚持道，“你说个价。”

农民又挠头，说：“那……你看着给吧，我没卖过鱼。”

我掏出手机，说：“我扫给你。”

农民摆摆手，说：“我不用手机，也不懂。”

我摸了摸口袋，才想起自己骑行从不带钱包，嘴上自言自语道：“我也没带钱啊！”

农民憨憨地笑了，说：“我就住前面那个屯，你打听刘老大，都知道。啥时候路过再给也行。”

就这样，我拎着一袋活鱼回家了。

那天晚上，我享用了一顿美味的炖鱼。又一个周日，我特意又骑到那条路上。

走进那个村子打听刘老大，果然都知道。按照村民的指引，我来到刘老大家。

走进院子，立刻闻到一股混杂的气息。刘老大见了我，似乎有些惊讶，可能他没想到我真的会来。他在院子里转了一个圈儿，说：“真不想让你进屋，都没个下脚的地方。”

但我还是坚持随他进了屋。屋内光线昏暗，一个面色蜡黄的女人躺在床上，角落里蹲着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，眼神呆滞，嘴角挂着口水。

“这是我老伴，病得有年头了。”刘老大介绍道，“这是我家小子，先天智力有问题，傻。”

听了刘老大的介绍，我的喉咙突然发紧。在城里生活了几十年，还没见过这样的家庭。

“你这么困难，村里不管吗？”我问。

刘老大笑了笑，说：“咋不管，这房子都是村上扶贫给盖的，吃的穿的用的都管。可是……”他环顾四周，“家里没个健康的女人，这家就不像样子。”

的确，这个家脏乱得不成样子。床单黑得看不出原色，碗筷堆在角落里长了霉斑，墙角结着厚厚的蜘蛛网。

我掏出钱包，拿出一张百元钞票：“给，上次的鱼钱。”

刘老大连连摆手：“这也太多了，那点鱼哪值这些钱啊！”

我把钱塞进他手里，转身走了。

回到城里，我把这段经历讲给骑行的伙伴们听。大伙安静地听完，似乎所有人都陷入了沉思。

“我们得帮帮这一家。”有人提议。大家都点头赞同。

又是一个周日，一支由十几辆自行车组成的特殊车队开往刘老大的村子。每辆车上都绑着大包小包——拖把、水桶、清洁剂、新被褥、食品……

当这支“银发军团”出现在刘老大家门口时，这个沉默寡言的老农民惊呆了，手足无措地站在院子里，看着这群陌生老人像蚂蚁搬家一样进进出出。

女队员们负责打扫室内卫生，她们戴上口罩和橡胶手套，像攻克堡垒一样向那些积年的污垢发起进攻。男队员们则负责清理院子，甚至把厕所都清理得干干净净。

临走前，大家凑了两千块钱，悄悄塞在刘老大枕头下。

刘老大的眼睛湿润了。

回程的路上，夕阳把骑行队的身影拉得很长。风吹过稻田，掀起层层金色的波浪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内心感到无比的充实，同时，又有种莫名的沉重。我知道，下个月，下个月，我们还会再来。因为有些事情，一旦开始，就会像这车轮一样，一直转动下去。



文旅频道·妙赏专栏
请关注龙头新闻APP

爬坡

□张子煊

小学毕业后，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县重点中学。当我把这一消息向家人公布后，爸爸摸着下巴上的胡茬儿，嘿嘿地笑，嘴里不停地念叨：“我的儿子，我的儿子。”骄傲之情溢于言表。忽然爸爸又像想起什么似的，在地上来回走了两趟，最后把手用力一挥：“上了中学，路远时间紧，爸爸把自行车奖励给你。”

自行车，在那个时代算得上奢侈品。谁家儿女新婚，自行车、手表、缝纫机是标配的三大件。如果拥有一辆崭新的名牌自行车，其珍贵程度绝不亚于如今的小轿车。当然，爸爸送给我的这辆自行车，却破得有些惨不忍睹，几乎是除了铃不响其余的全响，可是作为家里唯一的代步工具，爸爸还是忍痛割爱了。当时，从家去学校的路况极差，下雨“水泥路”，不下雨“扬灰路”，高低不平坑坑洼洼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我们家乡属于丘陵地带，沿途坡路很多，从最低处向最高处望去需仰视才行。骑着这辆破旧的自行车去爬起起伏伏的坡路，着实需要费一把子力气。

从此我便骑着跟了爸爸二十多年的自行车，开始爬坡。

自行车虽破，路虽坎坷，坡虽陡，但不满十四岁的我还是把幼小的身躯放在车梁

上，凭着一往无前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向上攀爬。虽然到学校后气喘吁吁，大汗淋漓，但毕竟节约了许多时间，心情格外舒畅，同时又有一种胜利后的满足感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慢慢总结出了爬坡的规律，即身体重量的分布、骑车姿势、力量的大小、路蹬的方式以及最佳路线选择等。

一天、两天、三天，冬去春来花落花开，期间顶过暴雨，迎过狂风，夏日骄阳似火，冬天滴水成冰，恶劣的环境考验了我的意志，锻炼了我的耐力，于是我双腿的肌肉越来越发达，骑车的技术也越来越娴熟。偶尔有同学搭顺风车，下坡时我一路狂奔呼啸而过，上坡时我负重前行斗志昂扬。同学看坡太陡了，说我来帮你推一会儿吧？我说不用，咱有的是力气。于是和同学说说笑笑间便爬上了坡的顶端。

一次学校开家长会，爸爸借了一辆自行车与我一同前往。他说：“儿子，爸爸借的这辆车比你的新，轻便，咱俩换换吧。”我说：“不用，我骑自己的车照样比你快。”爸爸说：“你别吹牛了，我四十出头还常年干体力活，可你还是一个肩不能担，手不能提的嫩娃娃，能比得了我？”我听后骄傲地一仰头，说：“比比看。”

开始爸爸还冲劲十足，可是骑了十几

分钟后，他便气喘吁吁，热汗直流。我暗笑，心想反攻的时候到了，于是双腿用力，拿出了多年来练就的功力，轻松地超越了爸爸。如此交替追赶几次，到了坡度大的路段，爸爸彻底放弃抵抗，而我却一骑绝尘把他远远地甩在背后。我率先来到了学校门口跨步下车，站在路旁等候爸爸，他好一会才红着脸赶过来，边大口喘气边说：“我的儿子，我的儿子。”一脸的骄傲。

初中、高中的几年里，这辆车伴我慢慢地成长，而爬坡也成为我生活中的一大乐趣。

后来我考上了大学，每天都是在教室、宿舍、食堂这三条路线上循环往复。晚上或周末上街购物、与同学游玩，不是坐公交就是打车，偶尔还能蹭一蹭本地同学家长的小汽车，路都很少走更谈不上骑自行车爬坡了。

走上工作岗位，因单位离家很近，吃罢饭后，倒背双手缓缓步行，自然没坡可爬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慢慢地走上了管理岗位，虽然出差很多，也常常路途遥远，但都是单位派车，后来自己又买了车，乘坐或驾驶在平稳的小车上，坡再大也无需费自己的力气。

一日同学聚会，也不知道是谁提议要

搞自行车比赛，找回童年的影子，起点是公园，终点是学校。如今的大道与十几年前的崎岖小路相比不可同日而语——宽阔平坦，偶有一些坡度，但看上去并不明显。路两旁有多姿的垂柳和紫粉色的丁香，阳光和煦微风拂面，骑在车上心旷神怡。我向邻居小弟弟借了一辆崭新轻便的赛车，暗想骑车是自己当年的强项，你们哪里是我的对手？我伏下腰，低下头，双腿用力，飞驰而出。可是正应了那句话：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。十几分钟后，我双腿酸痛，心虚气喘，眼看着一辆辆自行车超过了我，消失在远方，后来力气渐渐不支，只好下来推车步行。

来到学校，我回头望去，心中感慨万分，如今的路这么平，车这么新，坡这么小，我又是身强体壮正当年，为什么就爬不上来呢？

童年我有过美好的憧憬，少年有过不懈的追求，当怀着这种憧憬与追求不断攀爬一段路程后，不该失去的，却很容易的失去了。人生是一条漫长的坡路，即便用尽毕生心血也爬不到尽头，又怎能容得半点懈怠呢？

爸爸，如果您亲眼看见了我这副狼狽相，还会不会骄傲地说“我的儿子”呢？